

中原时评

■个论

除夕高速是否免费是道民生考题

临近年关,北京、天津、安徽、辽宁等多地公布了除夕高速不免费的规定。据记者了解,尽管今年春节高速公路免费时间已确定,仍有部分省市表示愿意参考民意做出相应调整。其中黑龙江拟在除夕中午启动免费通行政策,吉林在发出除夕不免费的通知的同时表示,不排除国家相关部门考虑除夕当天很多人回家的事实,下发临时通知将春节高速公路免费的时间提前,如果国家下发这样的临时通知,吉林省会立即执行。(相关新闻见今日本报A11版)

按照交通运输部相关人士的说法,从长远来看,收费公路占整个里程的比例大概是3%左右;97%左右的公路,绝大部分都是非收费公路体系(见6月20日国际在线)。简单延伸解读就是,绝大多数的高速公路最终将走向免费,只是时间问题。但对很多公众来说,“理想丰满,现实骨感”是最大的尴尬。且不说“97%左右的公路不收费”没有明晰的时间表,约等于“看着画饼咽唾沫”;在吐槽完“除夕不放假”的畸形春节假期后,具体到每一位公众,除夕想回家和家人团聚,还得看工作单位领导“睁一只眼闭一只眼”的仁慈度,还有一些省市在除夕高速是否放假问题上的“高兴不高兴”。

正如报道所说,按照中国人传统,除夕年夜饭要一家人吃才算过年。而为了能让更多的公众在除夕年夜饭之前赶到家,高速提前免费放行,无疑能释放出浓浓的民生善意。从这个意义上说,各省市是否愿意选择提前一天免费,或者是提前半天免费,绝对算是一道民生善意考题。至于由此可能提前造成的拥堵等问题,则是对各省市相关预案成熟度的检验——这和提前一天或者半天基本关系不大。从这个意义上说,公众自然期待,能够有

更多的地方在充分做好放行预案的前提下,加入除夕高速免费的队伍中来,用实际行动为公众送去一份温暖而贴心的春节礼物。

即便是延长一天(24小时),对高速公路经营、管理方造成很大损失吗?显然不会。最简单的算法是,一年按365天计,春节、清明节、劳动节、国庆节四个国家法定节假日高速全部免费通行,也仅有20天的时间;即便多加一天,免费21天,在一年漫长的其他344天里,高速公路依然是高频“提款机”。最为关键的是,按照今年5月交通运输部组织起草的《收费公路管理条例(修正案征求意见稿)》,“国家实施免费政策给经营管理者合法收益造成影响,可通过适当延长收费年限等方式予以补偿”。摒弃《意见稿》本身“偏向”问题不谈,在高速公路收费、支出等层面的信息公开更多是“呆账”“坏账”的情况下,“延长收费年限”等补偿方式,从来都不是问题吧?

当然,如此这般深层次的问题,显然不在此次讨论之列。仅从释放民生善意的角度讲,用实际行动回应媒体和公众的殷殷期待,各省市相关方面显然应该有更亲善的姿态,而非继续埋头做不闻不问的“鸵鸟”。与此同时,报道中有这样一个细节:吉林在发出除夕不免费的通知的同时表示,如果国家有下发提前免费的临时通知,吉林省会立即执行。现在的问题是,即便国家相关部门不宜用下发临时通知的方式强制高速除夕免费——但完全可以倡议“除夕高速免费”的方式,回应舆论和公众的翘首以盼。而且,这样的倡议的下发宜早不宜迟:应该给各省市足够多的时间,让他们以提前完善放行预案等方式,从容解答这道民生善意考题。

□晚报评论员 李记

■个论

如何读懂数据打架里的“糊涂账”

“两个部门公开的社会抚养费居然相差了11.57亿,我还以为我眼花了呢!”25日,广州市政协委员韩志鹏发微博称,根据25日广东省财政厅寄给他的《关于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的答复》,2012年广东省各地征收社会抚养费总额为26.13亿元。而此前,广东省卫生计生委通报去年广东社会抚养费为14.56亿元。(相关新闻见今日本报AA14版)

广东省2012年社会抚养费,来自财政厅与省卫计委答复的数据竟有天壤之别,想必不是统计口径的问题。虽然各地征收社会抚养费是一本“糊涂账”,但这本账对谁“糊涂”其实是因人而异。坦率地讲,具体有征收权限的地方部门与同级财政是清晰的,不少的地方征收社会抚养费都在执行“收支两条线”,计生部门开单子,财政入账。只不过在使用上,被地方政府当成了可用财力,一部分返还给计生部门作了工作经费,一部分由财政平衡了支出预算。因而,怎么用?用到哪儿去了?说不清道不明。

支出的“糊涂”并不意味着征收的“糊涂”,两个数据相比而言,财政厅的数据或许更真实更接近实际。尽管省级财政决算里没有社会抚养费项目,但是具体到各县市区2012年征收了多少,决算数字都摆在那儿,基层财政部门据此上报,汇总即可得出全省的数据。当然,各地计生部门也清楚,自己经手征收的,入库了多少也有一本账。不同的是,地方计生部门社会抚养费的数据更像是一个秘密,其征收的多少不止是钱,还是计生状况的间接证据。相反,财政部门没有这些顾虑。

从管理体制来看,上级卫计部门对基层计生部门更多是业务的管理,虽然社会抚养费的征收纳入了管理相关统计,但是这些数据多来源于基层部门的自报,报多报少全凭部门利益是否受损。对于计生部门来说,社会抚养费征收多了绝不是什么好事,越多意味着超生的越多,说明计生工作没有做到位。计生工作“一票否决”,关乎地方大小官员的政绩,类似的数据向业务主管部门往里小报,或许已经是公开的秘密。社会抚养费的一本账,地方计生部门算计着自己的“小九九”,揣着明白装糊涂,却让省卫计委在两个部门数据公开里“被摆了乌龙”。

来自于政府及部门数据打架的事并不少见,大到各地GDP总和超过全国GDP总值的几成,小到一些部门同一类事情,不同的场合不同的数据。仿佛数据成了一块橡皮泥,可以随意揉捏、任意拉伸。如,同样的GDP和财政收入,很多地方拼了命往大里报,而一些“贫困县”则千方百计向小里整,无一不掺杂着一些官员和部门某种利己的价值取向。

数据虚报亦是一种严重的作风问题,不唯实、只唯利、只唯上,一方面是“吹牛不上税”,数据营造繁荣幻象的集体迷醉;另一方面,是政府与部门政务和财政缺少透明度,数据躲在暗处,成了少数人任意打扮的“姑娘”,形成了监督“壁垒”。广东省社会抚养费的公开,拔出萝卜带出泥,再一次照明政府信息公开不仅是回应社会关切的必要,更是推动政府务实、树立政府公信和转变政府作风无法越过的环节。

□木须虫

■街谈

从“农本生”就业最难”中应看到什么

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共同举办的《社会蓝皮书:2014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》发布会在京举行。蓝皮书指出,农村家庭普通本科毕业生就业最困难,失业率高达30.5%。(12月26日人民网)

农村本科生就业最难,有着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。由于城乡二元结构依然存在,城市人口就总体就业情况而言,确实比农村人口拥有更多的机会。以职业素质而论,与城市本科生相比农村本科生从小所经历的能力训练显然有限。局限于书本知识的积累,很难给予一个人开阔的思维和较强的协作能力。而在这方面,城市本科生无疑拥有了比较多的锻炼机会。城市发达的市场经济和丰厚的文化底蕴,有助于熏陶一个人的职业素养。这一点,在过去所起到的影响力有限,但如今分配工作制已经退出大学,刚刚跳出“农门”的农村本科生们,可能来不及进行这种提升,便不得不面对市场的竞争。

而从拼就业人脉来说,农村本科生显然也处于下风。本科生毕业后,多数面向城市就业。理论上,城市经济隶属市场经济,其就业理念应该强调平等。但理论很丰满,现实往往很残酷。诸如关系、人情等传统社会因素,仍然在市场经济中发挥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力。同等条件下,一个农村本科生与一个城市本科生,对方录用后者,很可能仅仅是因为后者的家庭找了“关系”。

从伦理学的角度而言,无论前者还是后者均有违社会正义原则。尽管前者从表面上看是个人能力因素,但实质上这种能力差异源自起

跑线上的不平等。显然,深受“农村支援城市”战略惠恩的城市,应当为此负责,对这样的局面进行某种反哺。对相关部门而言,这组调查数据的意义,不仅局限于一份科研报告,更应纳入政策考虑的范围,按照“补偿性正义”原则,适度地把一些优质教育资源及就业资源更多地向农村倾斜,更重要的是,在正在推行的新型城镇化战略中,对于缩小城乡教育差距,做出某种制度安排。

至于所谓的拼就业人脉,显然属于“程序正义”的话题。从短期而言,这种互相拼就业人脉的行为不可避免。中国人素有人情世故的传统,一丝情面不讲,很难在这个社会办到。相比较而言,更加务实的做法,是把所谓的人情因素纳入制度的轨道,约定好一些共同的就业准则和行业规范,使之不能轻易逾越。这从国外的经验而言也有据可循。以研究生招生而论,国外不少名牌大学招收研究生,不但看重成绩,更看重学生的导师推荐信,这从人际关系的角度而言,亦是“人情”的体现。但显然这种“人情”的基础确立在一个人的能力与口碑,乃至整个招生机制的科学性之上,而非基于素质以外的其他因素。而从法治建设的角度来说,社科院这组数据调查亦有启发意义,相关机构应借此完善关乎就业平等的法律与规范性文件,努力让法律成为保障就业平等的屏障,通过打击公务机关、国企、事业单位等招聘中明显存在的违法沾亲,遏制其他市场经济主体的不当招聘行为,为整个市场经济营造一个公平的气氛。□晚报评论员 杨兴东

■街谈

让更多“冷衙门”晾晒在审计监督之下

深圳市2013年度绩效审计工作报告25日提交市人大常委会审议,林业专项资金等暴露出不少问题。比如宝安区补贴黄麻布社区“万村绿”建设资金40万元,该社区支出31.5万元用于购买2株樟树、1株秋枫绿化社区办公楼,当事方回应说:“这个价格是最低的,较大的樟树原价18万多,后来打了个折扣,改为16万多。”(12月26日《南方都市报》)

根据官方解释,“万村绿”工程的费用由政府向企业、工厂征收,再通过返还的形式下发给街道社区,对工业发展造成的环境破坏进行补偿。不管手续怎么合法,无论价格怎么公道,三重追问无可规避。一者,“万村绿”工程,说到底还是环境补偿行为,它意图不在于“审美”,而在于穷尽底线的努力,呵护环境,恢复生态。换句话说,这钱是买来熬粥温饱的,结果却用来买了天价香樟和秋枫,何异于拿吃饭的钱去花天酒地?二者,正如相关部门所言,“万村绿”工程本身就语焉不详,具体安排买什么树、买多少树,没有相对应的政策规定,“更多的是街道和社区自己安排”。本来就没什么规定,谈何没有违反规定?三者,手续齐全、打了折扣的三棵天价树,要不是专项审计盯上了,估计只会“低调奢华有内涵”地继续“呼朋引伴”下去。据说“经费由广东省林业部门下发”,那么,发钱的部门要不要对花钱的监督,这笔绿化资金的来龙去脉该不该纳入常态监督的范畴?此外,正如民众所言,奇

石珍木,往往依据喜欢而定价,没个参考没个谱儿;即便天价树真值这个价格,为什么就不能买小点的、便宜点的?这些问题,恐怕比抽象的程序更为关键。

在缺乏配套监管与规则的前提下,“万村绿”建设资金会不会成为唐僧肉,这恐怕不是什么需要联想的问题。据说继2011年、2012年先后对社会建设、交通领域开展专题绩效审计后,深圳市审计局今年选择生态文明建设专题开展深度绩效审计。仅仅水务、林业专项资金,审计下来的结果就“问题重重”。这样的现实令人凛然,却又似在情理之中。

这些年来,审计盯得多的、民众关心得多的,往往是重点部门、关键科室,对于水务、林业这样的“冷衙门”,想当然地以为是“清水衙门”而缺乏监督热情。只是,无明确规定、无时间约束、无绩效考核,此类“三无”拨款可能遍及更多的“冷衙门”。事实上,这些容易被监督遗忘的角度,可能往往成为“问题”的重灾区:因为监督不足,所以弹性十足;因为明规则缺位,所以潜规则风生水起。

专项审计揭露的问题越多、越频仍,起码说明常态监督机制确有失灵。如何让更多“冷衙门”晾晒在审计监督之下,并严防而不改、审而不责,也许这也是一个具有普遍性的公共议题。

□邓海建